

九百张神韵赠票与八天非法关押

大陆和台湾一水之隔，但是两岸人民生活却有着天壤之别。不只是在经济上有差异，更多的还是在自由和世风上的距离，归根结底是执政者是为民谋福，还是祸害人民的差异。我们从海峡两岸对待神韵的态度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个事实。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被誉为世界第一秀的神韵演出，在世界各国广受欢迎，唯独在中共统治的大陆是个例外。神韵展现的是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国人更有资格观赏和评判神韵的演出，可是神韵在世界巡演几年来，不但是大陆的民众看不到神韵的演出，就连一国两制的香港，也因中共的干扰一再失去在香港演出的机缘。恰恰因为台湾的没有被“解放”，才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自由的观看真正属于中国人的文化盛宴。

我们举个实例看看台湾人对待神韵的态度。神韵艺术团准备于今年三月二十七和二十八日在台湾嘉义县连续演出四场，嘉义县县长张花冠女士全力促成了“县府九百张神韵票订购案”，提前订购神韵票九百张。张县长特别强调，嘉义县财政虽然很困难，但希望未来五年能够提升嘉义县的文化质感。县府订购的这九百张神韵票可不是为政府人员或他们的家属订购的，而是通过县

府社会处、教育处等单位，把神韵票分配给弱势群体与教育界的。

这可是大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什么时候中共给咱买过票啊？除了他们经常为自己包场外，哪曾想过老百姓？而且神韵票的价格不菲，折合人民币要好几百元呢。人家台湾一个县的县政府都能作出如此的决定，台湾老百姓可真够幸福的。

嘉义县政府的行爲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感慨。再看人家政府所关注的对象，一个是弱势群体，这个人群中的很多人很可能不愿意花那么多的钱去看一台晚会，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失去一次一睹民族文化精髓的机会，可是人家政府替他们想到了。另一个是教育界，这当然更重要了，老师是灵魂的工程师，孩子是社会的希望，都关乎当地的社会风尚。由此看来，嘉义县政府真是一个为人民着想的政府。

可是中共政府呢？号称有七千万党徒的一个政党，对一个演出团体却怕的要命。不但不允许神韵艺术团到大陆上演，连人家在其它国家演出它都使出种种办法去干扰。就说这次在香港吧，明明已经和香港的剧院都协商好了，七场演出的票也全都售罄了，可是神韵的演员准备登机时，

中共却指使港府拒签神韵技术人员的签证，演出不得不被取消。

中共的险恶可不止于此，它不但破坏神韵在海外的演出，还严密封堵神韵的相关资讯，连国内的一些打算观看神韵演出的人士，它都极力打压。中共真是邪恶到了极点。我们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四川省成都市一外企高管兼总裁助理吴利女士正在工作，成都南站派出所、国安局及市公安局的七八个人，强行将吴利带走非法关押。第二天，成都高新区芳草街派出所又非法抄了吴利的住处，搜走移动硬盘、护照及港澳通行证等物品。为什么平白无故就把人给绑架了？就是因为吴利在香港买了一张神韵演出的票，这一张门票竟成了绑架她的唯一借口。

吴利被绑架了八天释放时，芳草街派出所的书记要求她，一旦离开成都就要向他们汇报。吴利要求出示文件依据，这位书记却说：“没有文件。我们之间没什么协商的，对你们就是这样要求。你不服从我们就用我们的办法监控。”

看了这个消息，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就是一贯号称为人民服务的中共政府。你不叫神韵到

中国演出还倒罢了，连个别有条件出去的中国人去观赏神韵的演出你都这样打压，你这不是太霸道了吗？世界上有谁听说过这样的政府？不要说叫你为老百姓谋福利了，你少干扰他们一下行不行？再看看那个派出所书记的“要求”：吴利离开成都就要先给他们汇报。不汇报呢？“你不服从我们就用我们的办法监控。”这样的对比可真够强烈的。

台湾嘉义的县府买了票送到老百姓手上让人去看，目的就是要让人接受祖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大陆成都呢，从公安局、国安局到派出所却因为人家持有一张神韵的票就受到拘留和抄家的对待。

大陆和台湾怎么能比呢？人家物质上不但比我们富裕，精神上也比我们富有啊。主要原因在哪里呢？关键是台湾的政府是为人民着想的，而大陆的政府是专门祸害老百姓的。人家的自由、民风和社会风尚，能不促进经济发展吗？社会能不稳定吗？靠耍流氓执政的中共，不但败坏了社会风气，还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在中共统治下生存真是莫大的悲哀！

大陆的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得到政府赠送的神韵票呢？◎（云帆）

血腥的封口

对于一个边远地区的农民，死了给个万把块钱就把事情摆平了。可是对于那些有着一定社会影响的人中共也是不惜拿出更高的价钱来封口的。

河北省涿州市五十三岁的大法弟子王会兰二零零九年九月一日被国保大队绑架，七日在涿州看守所被灌食药物致死。家人和亲属得知自己的亲人突然死亡，悲痛欲绝，十几个亲属到涿州市公安局去讨公道，将恶警杨玉刚痛打了一顿。

九月二十二日联合国系列峰会首日，美国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大厦外集会，呼吁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特别提出王会兰被迫害致死的案例。河北省、保定市的六一零惊恐万分，很紧急的聚集到涿州市处理此案，为了防止王会兰的亲属去北京上告扩大事态，涿州市公安局为买断王会兰家人的活口竟不惜出到三十六万元人民币。

这是将人打死中共花钱封口的案例，还有很多没有被打死

的呢，中共使用的招数更为阴毒。着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因为就法轮功问题上书中共最高当局而屡遭迫害。他把自己所遭到的所有不公统统的公之于众。面对这样一个封不住口的非法轮功人士，中共恼羞成怒，对他展开了更加凶残和狠毒的精神和肉体折磨。

高智晟先生在他的《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中这样记述：“‘你丫的听着，今天几位大爷不要别的，就要你生不如死。高智晟我也实话告诉你，现在已不再是你和政府之间的事啦，现在他妈的已经完全变成个人之间的事啦。你丫的低头看一看，现在地上可一滴水都没有，呆会地上的水就会没脚脖，你他妈一会就会明白这水从那里来。’王姓头目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开始电击我的脸部和上身。‘来，给他丫的上第二道菜’，王头目话落，四支电警棍开始电击我，我感到所击之处，五脏六腑、浑身肌肉像自顾躲避似的在皮下急速跳躲。……王姓头目四次电击我的生殖器，一边电击，一边狂叫不止。数小时后……我感到在电击时我的身体抖动的非常剧烈，清楚地感到抖动的四肢溅起的水花。这是我在几小时里流出的汗水，我这时才明白‘呆会地上的水就会没脚脖’之意。”

“高智晟，你这几位大爷给你准备了“十二道菜”，昨晚才给你伺候了三道。大爷我就不爱罗嗦，后面还要让你丫的吃屎喝尿，还要拿签字捅丫的“灯”（后来才明白是指生殖器）。你不是说共产党用酷刑吗，这回让你丫的全见识一遍。对法轮功酷刑折磨，一点都不假，我们对付你的这十二套就从法轮功那儿练过来的。”

高智晟受到的酷刑真的是一言难尽，中共歹徒所能说出口的也真的都做到了，就包括他们所说的“捅灯”的酷刑，也毫无例外的用到了他的身上。那么，这帮歹徒能够如此无法无天，真的就不怕高智晟把自己的遭遇说出去吗？看看高智晟下面是怎么说的吧。

“在每次的折磨我的过程中，他们都会反覆威胁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把这次的经历说出去，下次就会在我的妻子，孩子面前折磨我。大个子每一次都抓住我的头发告诉我：‘把这次的事说出去了，你丫的死期就到了，几位大爷随时找你收火’。这样的警告不知被重复了多少次。这些东西的心里也清楚，这样的残忍暴行并不十分伟大光荣正确。”

高智晟是全国十佳律师、国际知名人士，中共为了对他实施封口采取了如此残酷的酷刑。而对那些普通的法轮功学员们，中共为了掩盖自己的血腥采用的手段尤其的阴险和残忍。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九七级学生柳志梅。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十二年，转至山东省女子监狱遭迫害。大约二零零三年时，从监狱教育科里经常传出柳志梅的哭喊声：“我没有病！我不打针！我不吃药！”柳志梅曾自述，所注射的部分药物有：氯氮平、舒必利、丙戊酸钠、沙丁丙醇、氟丁乙醇、氟沙丙醇、沙丁乙醇等。柳志梅曾告诉人打针后嗓子发干、大脑难受、视觉模糊、出现幻觉、大小便解不下来。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多，柳父把柳志梅接出监狱。在火车上，柳志梅告诉父亲，临出来前三天检查身体，检查结果说她后牙上有个洞，要去打针，说一个洞眼打一针，花了近六百元，后来没要钱，免费给打了针。

刚到家的头两天，柳志梅看起来还算正常。柳氏家族亲戚众多，柳父领着柳志梅挨家挨户去看望，大家见柳志梅出狱了都很高兴。到第三天，柳志梅突然出现精神异常，并且一天重似一天，开始胡言乱语，手舞足蹈，胳膊做出跑步的姿势不停的来回抽动，整夜不睡觉，有时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柳志梅很快就失去了记忆，说话也语无伦次，一句话往往要重复三遍。而且大量饮水，每天要喝六、七暖瓶的水，小便尿在被褥上也不知道，睡在尿湿的被褥上也无知无觉。这显然是临出狱前所打的毒针药力发作的缘故，亲友观察柳志梅牙齿上并没有洞，可见监狱所称的“洞”只是为了注射毒针找的借口而已。

她究竟在狱中遭受了什么？如今失去记忆的柳志梅已无法陈述，这可能正是注射毒针者所要的——封住柳志梅的口——他们不敢面对罪行的曝光，不敢担当这样的罪责。

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十年来，封口的惨烈程度令人难以想象。尽管明慧网上每天都有几十上百的迫害案例，但是和中共实施的实际迫害相比也只能是冰山一角。随着人们对中共恐惧的减弱，越来越多的知情者也纷纷把自己所掌握的中共的暴行在世界范围予以曝光，中共的封口也越来越难以实施。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了法轮功真相，看清了中共的本来面目；中国民众全面了解中共的罪恶之日，就是中共彻底解体之时。◎（他山）



被迫害前的柳志梅



2010年照片：被迫害致残的柳志梅

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中共使用的酷刑不计其数。为了避免其邪恶面目的曝光，中共采用了种种封口的方式。我们举例来说。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吉林省榆树市培英街法轮功学员李淑花因给非法关押的丈夫送两张明慧网上的资料被绑架。在榆树市看守所，一群警察用塑料袋把她的头套住，用大针扎手指尖、胳膊、后背、前胸，痛得她大声惨叫。一恶警对李淑花说：“我必须叫你说出都跟谁联系，资料的来源。”一看李淑花不为所动，此恶警就疯狂地用拳头猛击李淑花的眼睛，把她的眼球都打出来了。李淑花撕心裂肺地惨叫，当时就昏了过去。恶人们害怕了，赶忙向上级请示。上级决定：灭口！

既然有了上级的指令，杀个人对于这帮恶警来说还不是小事一桩。于是李淑花很自然的被杀害了。有人要问：怎么这么凶狠？把人打残了赶快救治呀，不至于把人杀了吧？要知道李淑花要是瞎了一只眼出来，警察使用的酷刑不就完全曝光了吗？所谓的对法轮功春风化雨般的关爱不是完全被揭穿了吗？人一死，一火化，什么都没了，中共的形象不照样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吗？

大法弟子被迫害死了，他们当然不可能去控诉中共的罪恶了，可是他们的家人呢？看着自己的亲人被夺去了生命，他们能不为亲人鸣不平吗？中共早已预料到这一步，对家属除了收买就是恐吓，要不就是整个公检法系统串通起来，任你去告，就是不给立案。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江西省武宁县石渡乡村民陈建宁被非法绑架。在乡派出所陈建宁被打得全身青紫、奄奄一息，被押送到武宁县政保大队后，又被残酷殴打，当天陈建宁被活活打死，年仅31岁。为掩盖罪行，布置了所谓的自杀现场，对外称陈建宁“跳楼自杀”。

第二天上午，武宁县政法委书记、县人大主任、公安局、检察院局长及九江地区的法医等人与陈建宁的家属见面，一再催家属尽快处理后事，并许诺一万五千元赔偿金，同时威胁：如果闹大、闹长了，一分钱也得不到。最后陈建宁的家属被迫在协议书上签字。当家属见到遗体时，死者已经过化妆并穿上了崭新的西服。

问君可知“普世价值”

一次，我和一位中文系毕业的朋友谈到了“普世价值”。她当时眼睛一亮，连说“这个词好，这个词好！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当时，我内心升起一种悲哀与一丝喜悦。悲哀的是，人生在世，却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普世价值的存在；喜悦的是，我看到了人们内心那种追求普世价值的愿望。

于是，我翻阅了两本《现代汉语词典》，版本相差30年，都没有找到这个词。也就难怪一个专门学习中文的人竟然也不知有这样一个词了。中国人为什么不知道普世价值，不言自明，这个词连同它背后的内涵都被中共刻意地抹去了。几十年来，中共对中国人不断地洗脑，这种洗脑，

一边是割断历史，以谎言覆盖；一边是制造恐怖，以暴力相逼，让你不得不表示屈服。你相信善，恶有报，它就说你迷信；你讲忠信仁义，它说你封建；而这个“迷信”和“封建”已经事先就被它歪曲成一个打击人的帽子，一旦给你扣上，那就是百口莫辩。于是，为了生存，人们学会了照着“语录”说话。可是人总会有美好的期待与向往，这是天性使然。那么，在中共涂脂抹粉的宣传中，可能就相信中共也许会变好一点儿，便试着向它要一点普世价值，要一点自由、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等，结果是被坦克碾碎了梦想。于是，为了自保，人们学会了“听党的话”。

既然要“听党的话”，而党的价值观中从来

就没有普世价值一说，如果有普世价值，又怎么能“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呢？所以一旦向党去要普世价值，那就等于与党做对，就自然成了党的敌人了。不过这话更应该这样说：党就是普世价值的敌人。

想一想，毕竟这个世界不是中共创造的，也不是中共逞凶的乐园。天赋人权，上天在创造这个世界的同时，也规范了这个世界应该遵循的准则，并赋予人良知，即生命与生俱来的对善恶的评价标准。那么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如对善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正义战胜邪恶，本来就无需诠释理由的。因此，我们会看到，尽管中共对“真善忍”肆意涂抹，对信仰“真善忍”的人们进

行了十年之久的残酷镇压，而法轮功学员依旧怀着大善大忍之心向世人讲着“法轮大法好”，唤醒着被蒙昧的良知。我们也看到了，对“真善忍”宇宙真理的渴望与正信足可以看穿一切谎言，无惧一切暴力。天理昭昭，法轮大法弘传114个国家与中共1地的镇压，则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一架衡量正义与邪恶的天平，一目了然。

尽管“普世价值”从中共的词典中找不到，但普世价值既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更不会真正从人心中被抹去。可是中共在迫害良知，迫害“真善忍”中，却已经定下了自己的覆灭结局。而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的每一天，无疑也是对每个人良知善念的最后拷问。◎（一竹）